

王晋康少儿科幻系列

步云履

王晋康
著



科学普及出版社
POPULAR SCIENCE PRESS

王晋康少儿科幻系列



步云履

王晋康 著

科学普及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步云履 / 王晋康著; 颜实主编. —北京: 科学普及出版社, 2018.1

(王晋康少儿科幻系列)

ISBN 978-7-110-09701-4

I. ①步… II. ①王… ②颜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0785 号

策划编辑	王卫英 杨虚杰
责任编辑	王卫英 符晓静
装帧设计	中文天地
责任校对	焦 宁
责任印制	徐 飞

出 版	科学普及出版社
发 行	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6号
邮 编	100081
发行电话	010-62173865
传 真	010-62173081
网 址	http://www.cspbooks.com.cn

开 本	880mm × 1230mm 1/32
字 数	90千字
印 张	5.5
版 次	2018年1月第1版
印 次	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印 刷	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书 号	ISBN 978-7-110-09701-4 / I·514
定 价	28.00元

(凡购买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者,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)

目 录



太空清道夫 / 1

新安魂曲 / 39

步云履 / 112



太空清道夫

增压室的气密门锁“咔嗒”一声响，女主人站在门口迎接：“欢迎，从地球来的客人！”

门口的不速之客是一对年轻人，明显是一对情侣，穿着雪白的太空服。取下头盔和镀金面罩后露出两个娃娃脸，看上去大约 25 岁。两人都很漂亮，浑身洋溢着青春的光辉。他们的小型太空摩托艇停靠在这艘巨大的 X-33L 空天飞机的进口，X-33L 则锚系在这个形状不规则的黑色的小行星上。

女主人再次邀请：“请进，可爱的年轻人！”气密门在他们身后“咔嗒”一声锁上。小伙子站在门口，多少带着点儿窘迫地说：“徐阿姨，请原谅我们的冒昧来访。上次去水星观

光旅行时，途中我偶然见到这颗小行星，看到您正在用激光枪雕刻着什么。蛮荒的小行星，暗淡的天幕，绚烂的激光束，岩石气化后的滚滚气浪，一个勇敢的孤身女子……我对此印象极深。我从一个退休的飞船船长索罗先生那儿知道了您的名字……索罗船长您认识吧？”

主人笑道：“当然，我们是好朋友。”

“可惜当时时间仓促，他未能向我们详细介绍。回到地球后我仔细查阅了近年的新闻报道，很奇怪，竟然没有您的任何消息。我，不，是我们两个，感到很好奇，所以决定把我们结婚旅行的目的地定在这儿，我们要亲眼看看您的太空雕刻。”

姑娘亲密地挽着女主人的胳膊，撒娇地说：“士彬给我讲了这次奇遇，我当时就十分向往！我想您一定不会怪我们打搅的，是吧，徐阿姨？”

女主人慈爱地拍拍她的手背：“当然不会，请进。”

她领着两人来到内舱，端出两包软饮料。两位年轻的客人好奇地打量着主人。她大约40岁，服饰很简朴，白色宽松上衣，一袭素花长裙。但她的言谈举止有一种只可意会的高贵气质，发自内心的光辉照亮了她的脸庞。姑娘一直盯着她，低声赞叹着：“天哪，您简直就像圣母一样光彩夺目！”

女主人难为情地笑道：“你这个小鬼头，胡说些什么呀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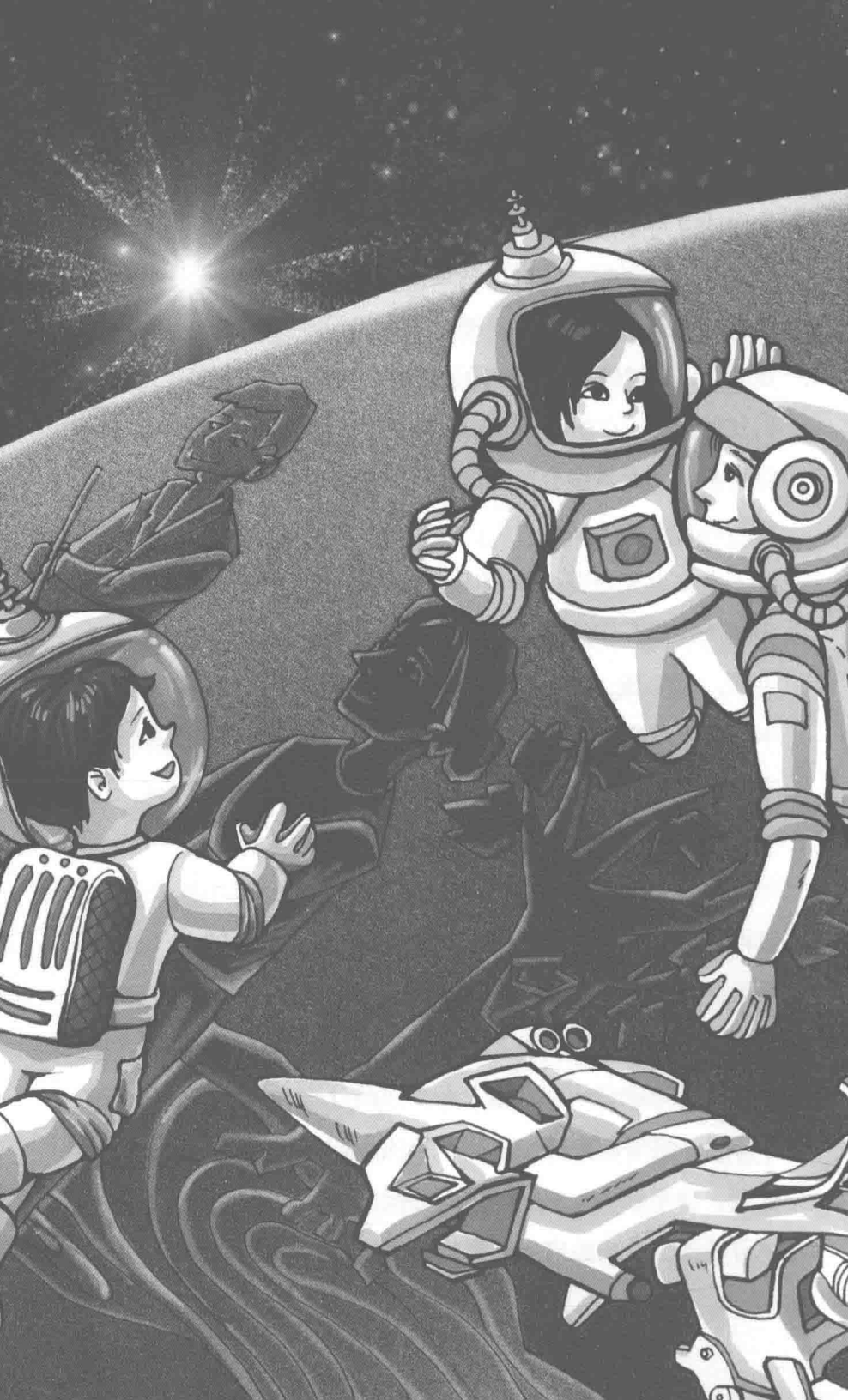


你们才漂亮呢！”

几分钟以后，他们已经很熟了。客人自我介绍说，他们的名字叫杜士彬和苏月，都是太空旅游学院的学生，刚刚毕业。主人则说她的名字叫徐放，待在这儿已经 15 年了。客人们发现，主人在船舱中飘飞着招呼客人时，动作优雅如仙人，但她裙中的两条腿分明已经有一点萎缩了，这是多年太空生活的后遗症。

女主人笑着说：“知道吗？如果不包括索罗、奥尔基等几个熟人的话，你们是第一批参观者。观看前首先请你们不要见笑，要知道，我完全是一个雕刻的门外汉，是在 26 岁那年心血来潮突然决定搞雕刻的。现在是否先去看看我的涂鸦之作？”

他们乘坐小型摩托艇绕着小行星飞行。这颗小行星不大，只相当于地球上一座小型的山峰，小行星上锚系的 X-33L 几乎盖住了它表面的四分之一。绕过 X-33L，两个年轻人立即发出一声低低的惊叹。太阳从小行星后方斜照过来，逆光中这群浅浮雕镶着一道金边，显得凹凸分明。一个身材瘦小的中年男子穿着肥大的工作褂，手执一把扫帚低头扫地，长发长须，目光专注。一位老妇提着饭盒立在他侧后，满怀深爱地盯着他，她的脸庞上刻满岁月的沧桑。从他们的面部特征





看，男子分明是中国人，妇人则高鼻深目，像是一个白人。他俩在面罩后惊讶而好奇地看着，这组雕像的题材太普通了，似乎不该安放到太空中。雕刻的技法也略显稚拙，不过，即使以年轻人的眼光，也能看出雕刻者在其中贯注的深情。雕像平凡的外貌中透出宁静淡泊，透出宽厚博大，透出一种只可意会的圣父圣母般的高贵。女主人痴痴地看着这两座雕像，久久不语不动。良久，她才在送话器中轻声说：“看，这就是我的丈夫。”

两个年轻人不解地看看那对年迈的夫妇，再看看美貌犹存的女主人。女主人显然看出他们的怀疑，轻轻叹息一声：“不，那位女士不是我，那是我丈夫的前妻，她比丈夫早一年去世了。你们看，那才是我。”

她指着画面上，有一名豆蔻年华的姑娘半掩在一棵梧桐树后，偷偷地仰视着他们，目光中满怀崇敬和挚爱。这部分画面还未完成，一台激光雕刻机停放在附近。女主人说：“我称他是我的丈夫，这在法律上没有问题。在我把他从地球轨道带到这儿以前，我已在地球上办好结婚手续。不过，也许我不配称他的妻子，他们两人一直是我仰视的偶像——而且，一直到去世，我丈夫也不承认他的第二次婚姻。”

这番话更让年轻人怀疑。晚餐（按时间说应该是地球的晚餐）中，他们狼吞虎咽地吃着食物循环机制造的精美食品。

苏月委婉地说，如果方便的话，能否请徐阿姨讲讲雕像上三个人的故事？“我们猜想，这个故事一定很感人。”

晚餐之后，在行星的低重力下，女主人轻轻地浮坐在太空椅上，两个年轻人偎在她的膝下。她娓娓地讲起了这个故事。

女主人说，15年前，我和苏月一样青春靓丽，朝气蓬勃。那天，我到太空运输公司去报到，刚进门就听见我后来的太空船船长喊我：“小丫头，你叫徐放吗？你的电话。”

是地球轨道管理局局长的电话，从休斯敦打来的。他亲切地说：“我的孩子，今天是你第一天上班，向你祝贺！我知道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喜欢自立，我支持你离开家庭的庇荫。不过，万一遇到什么难处，不要忘了邦克叔叔哇！”

我看见索罗船长目光阴沉地斜睨着我。看来，刚才索罗船长接电话时，邦克叔叔一定没有忘记报他的官衔。我也知道，邦克局长在百忙中打来这个电话，是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。我脑子一转，对着电话笑道：“喂，你弄错了吧，我叫徐放，不叫苏芳。”

我放下电话，知道邦克叔叔一定在电话那边大摇脑袋。然后若无其事地对船长说：“弄错了，那个邦克先生是找一个叫苏芳的人。”

不知道这点小花招是否能骗得过船长，他虽然怀疑地看



着我，但没有再追究。转过头，我看见屋里还有一个人，是一名白人妇女，却穿着中国式的裙装，大约 70 岁了，满头银发，面容有些憔悴，她正谦恭地同船长说话，这会儿转过脸，微微笑着向我点头示意。

这就是我与太炎先生前妻的第一次会面。玛格丽特给我的印象很深。虽然韶华早逝，又不事装扮，从衣着看是个地道的中国老妇，但她雍容沉静，有一种天然的贵胄之气。她用英语和船长交谈，声音悦耳，很有教养。她说：“再次衷心地谢谢你，10 年来你一直这么慷慨地帮助我丈夫。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我的感激之情！”

澳大利亚人索罗一挥手说：“不必客气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”

随后船长叫上我，到老玛格丽特的厢式货车上卸下一个小巧的集装箱，玛格丽特再次致谢后就走了，索罗客气地同她告别。但即使以我 25 岁的毫无城府的眼光，也能看得出船长心中的不快。果然，玛格丽特的小货车一消失，船长就满腹牢骚地咕哝了几句。我奇怪地问：“船长，你说什么？”

船长斜睨我一眼，脸色阴沉地说：“如果你想上人生第一堂课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千万不要去做那种滥好人。她丈夫李太炎先生定居在太空轨道，10 年前，因为年轻人的所谓正义或冲动，我主动把一具十字架扛到肩上，答应在她丈夫有生

之年免费为他运送食物。现在，每次太空运输我都要为此额外花上数万美元，这且不说，轨道管理局的那帮老爷们还一直斜着眼瞅我，对这些‘未经批准’的太空飞行耿耿于怀。我知道他们不敢公开制止这件事——让一个 70 岁的老人在太空饿死，未免太犯众怒。但说不定他们会把火撒到我身上，哪天会吊销我的营运执照。”

那时，我以 25 岁的幼稚咯咯地笑道：“这还不容易？只要你不再想做好人，下次拒绝她不就得了！”

索罗摇摇头：“不行，我无法开口。”

我不客气地抢白他：“那就不要在她背后说怪话。既然是你自己允诺的事，就要面带微笑地干到底。”

索罗瞪了我一眼，没有再说话。

三天后，我们的 X-33B 型空天飞机离开地球，去水星运送矿物。玛格丽特的小集装箱已经放到摩托艇上，摩托艇则藏在巨大的船腹里。船员只有三人，除了船长和我这个新手外，还有一个 32 岁的男船员，叫奥尔基，乌克兰人。7 个小时后，船长说：“到了，放出摩托艇吧！”

奥尔基起身要去船舱，索罗摇摇头说：“不是你，让徐放小姐去。她一定会面带微笑地把货物送到那个可怜的老人面前——而且终生不渝。”



奥尔基惊奇地看看船长。船长嘴角挂着嘲弄，不过并非恶意，目光里满是揶揄。我知道这是对我冲撞他的小小的报复，便气恼地离开座椅：“我去！我会在李先生的有生之年坚持做这件事——而且不会在背后发牢骚的！”

事后我常回想，也许是上帝的安排？我那时并不知李太炎先生为何许人，甚至懒得打听他为什么定居太空，但我却以这种赌气的方式做出一生的允诺。奥尔基笑着对我交代了应注意的事项、清道车此刻的方位等，还告诉我，把货物送到那辆太空清道车后先不要返回，等空天飞机从水星返回时，我们会提前通知你，再把你接回来。巨大的后舱门打开了，太空摩托艇顺着斜面滑下去，落进广袤的太空。我紧张地驾驶着，顾不上欣赏脚下美丽的地球。半个小时后，我的心情才平静下来。就在这时，我发现了那辆太空清道车。

这辆车的外观并不漂亮。它基本上是一个呆头呆脑的长方体，表面上除了一圈小舷窗外，全部蒙着一种褐色的蒙皮，这使它看起来像只癞蛤蟆那样丑陋。在它的左右侧张着两只极大的耳朵，也蒙着那种褐色的蒙皮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种蒙皮是超级特夫纶和陶瓷薄板的粘合物，它是为了保护清道车不受太空垃圾的破坏，也能尽量减缓它们的速度并最终俘获它们。

几乎在看到清道车的同时，送话器中有了声音，一个悦

耳的男声叽里咕噜说着什么，我辨出“奥尔基”的名字，听到话语中有明显的卷舌音，恍然大悟，忙喊道：“我不是奥尔基，我不会说俄语，请用汉语或英语说话！”

送话器中改成汉语：“欢迎你，地球来的客人。你是一位姑娘？”

“对，我的名字叫徐放。”

“徐放小姐，减压舱的外门已经打开，请进来吧！”

我小心地泊好摩托艇，钻到减压舱里。外门缓缓合拢，随着气压升高，内门缓缓打开。在离开空天飞机前，我曾好奇地问奥尔基：“那个独自一人终生待在太空轨道的老人是什么样子？他孤僻吗？性格古怪吗？”奥尔基笑着让我不要担心，说那是一个慈祥的老人，只是模样有点古怪，因为他40年没有理发剃须，他要尽量减少太空的遗留物。“一个可怜的老人。”奥尔基黯然说。

现在，这个老人已经站在减压舱口，他的须发几乎遮住了整个脸庞，只余下一双深陷的但十分明亮的眼睛。他十分羸瘦，枯干的皮肤紧裹着骨骼，让人无端想起那些辟食多日的印度瑜伽大师们。我一眼就看见他的双腿已经萎缩了，在他沿着舱室游飞时，两只细弱无力的仙鹤一样的腿一直拖在后面。但他的双手十分灵活，熟练地操纵着车内的小型吊车，吊下摩托艇上的小集装箱，把另一只集装箱吊上去。“这里面



是我一年的生活垃圾和我捕捉的太空垃圾。”他对我说。

我帮着他把新集装箱吊进机舱，打开小集装箱的铁门。玛格丽特为丈夫准备了丰富的食品，那天午餐我们尽情享用着这些食品——不是我们，是我。这是我第一次在太空的微重力下进食，对那些管状的、流质的、奇形怪状的太空食品感到十分新鲜。说来好笑，我这位淑女竟成了一个地道的饕餮之徒。老人一直微笑着劝我多吃，把各种精美的食品堆在我面前。肚满肠圆后，我才注意到老人吃得很少，简直太少了，他只是象征性地往嘴里挤了半管流质食物。我问：“李先生，你为什么不吃饭？”他说已经吃好了，我使劲摇摇头说：“你几乎没吃东西嘛，哪能就吃好了？”老人真诚地说：“真的吃好了。这20多年来我一直是这样，已经习惯了。我想尽量减少运送食品的次数。”

他说得很平淡，在他的下意识中，一定认为这是一件人人皆知的事实。但这句平淡的话立刻使我热泪盈眶！心中塞满又酸又苦的东西，堵得我难以喘息。他一定早已知道妻子找人捎送食物的艰难，20年来，他一直是在死亡的边缘处徘徊，用尽可能少的食物勉强维持生命的存在！

看着我大吃大嚼之后留下的一堆包装，我再也忍不住，眼泪刷刷地淌下来。李先生吃惊地问：“怎么啦？孩子，你这是怎么啦？”我哽咽地说：“我一个人吃了你半个月的食物。

我太不懂事了！”

李先生爽朗地笑起来，我真不敢相信这个羸瘦的老人会笑得这么响亮：“傻丫头，傻姑娘，看你说的傻话。你是难得一见的远方贵客，我能让你饿着肚子离开吗？”

吃第二餐时，我固执地拒绝吃任何食物：“除非你和我吃同样多。”老人没办法，只好陪我一块吃，我这才破涕为笑。我像哄小孩一样劝慰他：“不用担心，李先生，我回去之后就想办法，给你按时送来足够的食物。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是我从不示人的秘密，我有一个有钱有势的爸爸，而且对我的要求百依百从。我拒绝了他给我的财产，甚至拒绝了他的名声，想像普通人那样独立地生活。但这回我要去麻烦他啦！”

老人很感动，也没有拒绝，他真诚地说：“谢谢你，我和我妻子都谢谢你。但你千万不要送太多的东西，还像过去那样，一年送一次就够了，我真的已经习惯了。另外，”他迟疑地说，“如果这件事在进行中有困难，就不要勉强了。”

我一挥手：“这你就不用管了！”

此后的两天里，我时时都能感受到他生活的清苦，即使在他爽朗地大笑时，我也能品出苦涩的余味。这种苦味感染了我，使我从一个任性淘气的小女孩在一日之内成人了。我像久未归家的女儿那样照顾他，帮他准备饭食，帮他整理卫生。为了不刺伤他的自尊心，我尽可能委婉地问他，为什么



会落到如此窘迫的地步。李先生告诉我，他的太空清道夫工作完全是私人性质的，这辆造价昂贵的太空清道车也是私人出资建造的。“如果冷静地评价历史，我承认那时的决定太匆忙，太冲动，我和妻子都没有很好地宣传，就把这件事变成了公共的事业，完全是个人奋斗。妻子从英国的父母那儿继承了一笔相当丰厚的遗产，但我上天后她已经一文不名——不过，我们都没有后悔。”

说这些话时，他的神态很平静，但两眼炯炯放光，一种圣洁的光辉漫溢于脸上。我的心隐隐作痛，赶紧低下头，不让他看见我的怜悯。第三天收到了母船发来的信号，我穿上太空服，在减压舱口与老人拥别：“老人家，千万不要再这样自苦了，三个月后我就会为你送来新的食品，如果那时你没把旧食物吃完，我一定会生气的，我一定不再理你了！”

那时我没有意识到，我这些幼稚的话，就像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在扮演小母亲。老人慈爱地笑了，再次与我拥别，并郑重交代我代他向索罗船长和奥尔基先生致谢：“他们都是好人，为我惹了不少麻烦。我难以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。”

太空摩托艇离开清道车，我回头张望，透过摩托艇橘黄色的尾光，我看见那辆造型丑陋的太空清道车孤零零地行进在轨道上，越来越小，很快隐没于暗淡的天幕。再往前看，X-33B 已经在天际闪亮。